

紅樓夢評點本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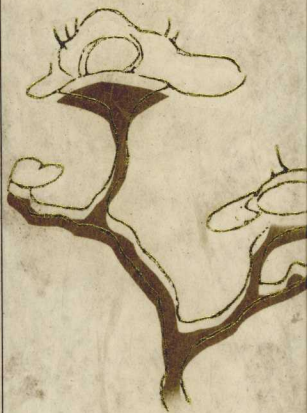
(清)曹雪芹 高鹗 / 著



夢本列
樓點
紅評系

復唐仙館本·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

第壹卷



(清)王希廉 / 評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序

孫玉明

文學大師曹雪芹化十年心血創作的朽名著《紅樓夢》，在增刪未完之時便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會上流傳開來。誠如程偉元在《序》中所云：「好事者每傳抄一部，置廟市中，昂其值得數十金，可謂不脛而走者矣。」但手抄洋洋七十餘萬言的文學巨著，畢竟費時費力，該書也自然難以廣為流傳。至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程偉元、高鶚首次以活字本排印《紅樓夢》，開創了這部文學巨著流行傳播的新時代。此後，全國各地的書商競相翻刻「程高本」，《紅樓夢》也旋即傳遍了大江南北，甚至很快便走向了世界。平心而論，無論後四十回是否高鶚所續，也不管程、高二人出於何種動機刊刻《紅樓夢》，他們在紅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，都是不容抹殺的。

早期的《紅樓夢》手抄本，大都附有脂硯齋等人的評語。祇可惜程、高二人在刊印時去掉了這些很有價值的評語，若非新紅學興起之後這類抄本陸續發現，隨着時光的流逝，脂評本也許會永遠消失，這對

雙清仙館本
· 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

淮陰師範圖書館1130952

雙清仙館本
· 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《紅樓夢》的研究必將造成更大的困難。當然，程、高這樣處理，也有他們的道理。「程高本」問世二十餘年後，《紅樓夢》評點本又大量涌現出來。無論是在索隱派鼎盛之時，還是在新紅學派興起之後，評點《紅樓夢》都是紅學研究、批評的主要形式，且歷百餘年而長盛不衰。而在評點派紅學家中，筆者認為最具藝術眼光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，便是《雙清仙館本·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的評點者兼刊印者王希廉。

對於《紅樓夢》版本及評點派，筆者並沒有深入研究。祇是十餘年前，曾應某出版社之約，校點整理過《雙清仙館本·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。雖然在出版時刪掉了筆者所撰《校點後記》及王希廉的《批序》、《總評》、《回評》等等，使該書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《紅樓夢》白文本，大大削減了其版本價值和史料價值，但通過這項工作，畢竟對王希廉及其《雙清仙館本·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獲得了一些皮毛之見。這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陸續整理出版《清代評點本紅樓夢叢書》，並讓我來為「雙清仙館本」作序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應承了這項任務，並在前次積累的基礎上繼續查找資料，求教師友，最終草成此文，略陳一管之見。感謝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郭又陵社長、殷夢霞女士的

信任，也感謝杜春耕、胡文彬、黃永康、顧梅瑛、曹立波、段江麗諸師友的鼎力相助。因水平有限，謬誤在所難免，敬請方家不吝賜教。

評點，是我國文人對詩文、小說、戲曲進行批評的主要形式之一。它發軔於唐、宋，盛行於明、清。宋、元之交劉辰翁對於《世說新語》的評點，首開中國小說評點的先河。至明中葉以後，李卓吾、葉晝、金聖嘆等人評點的《水滸傳》，毛綸、毛宗崗父子批點的《三國演義》，張竹坡評點的《金瓶梅》等等，共同將小說評點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時代。尤其是文壇怪杰金聖嘆對幾部小說戲曲名著的評點，不僅使得這種文學批評樣式更臻完善，也使他自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評點之學的集大成者。《紅樓夢》既然產生於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，其最主要的批評方式自然也是評點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對於《紅樓夢》的評點，幾乎與創作是同步進行的。早在曹雪芹增刪修改《紅樓夢》的過程中，脂硯齋、畸笏叟、梅溪、棠村等人便已開始了對它的抄閱評點工作。雖然這些人的真實身份甚至真實姓名都沒有弄清，但學術

序

四

界一般都認為，他們乃是曹雪芹的至親好友。由於他們熟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，了解《紅樓夢》的創作過程，並曾經提出過各種各樣的修改意見，其評語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，所以紅學史家一般都將他們的評語單列單論，而在談論紅學評點派時，則往往特指王希廉、姚燮、張新之等評家。也就是說，「程甲本」問世後在刊印本上作評點的，才被列為評點派。但從實質上來說，脂硯齋等人也都是地地道道的評點家。

筆者認為，當代紅學史家對於紅學各流派的劃分，並不是非常嚴格的。我們通常所謂的題詠派、評點派、索隱派、考證派、小說批評派等等，也不過就其主要特徵而言罷了。例如被人們稱作「三大評點家」之一的張新之，他對《紅樓夢》的評批，從形式上來看屬於評點派，但就其實質而言却是徹頭徹尾的索隱派；而王夢阮、沈瓶庵的《紅樓夢索隱》，歷來被視為紅學索隱派的重要著作之一，但其形式却是傳統的評點；至於評點派的評批，雖然不像小說批評派論著那樣洋洋灑灑長篇大論，但他們却也是在進行小說批評，是小說批評的另一種方式。

《紅樓夢》「程高本」問世後不久，可能是由於爭速度搶時間的原

因，早期競相翻刻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帶任何評語的白文本，諸如『本衙藏板本』、『東觀閣本』、『藤花樹本』等。除脂評本之外，現存最早的評點本是嘉慶十六年（1811）的『東觀閣重刊本』。但該書是否就是《紅樓夢》刊印本問世後最早的一部評點本，因資料闕如，不敢妄下斷語。『東觀閣評點本』面世二十一年後，亦即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王希廉以『雙清仙館』的名義刊行了他所評點的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，各種《紅樓夢》評點本也隨之紛紛涌出，才真正使紅學評點派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盛時代。

二

王希廉評點、刊行的《雙清仙館本·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，共一百二十回，正文雖屬「程甲本」系統，但「程甲本」却不是王希廉據以評點的底本（詳見後）。該書版本很多，它們雖然都署「道光壬辰」，但相互之間却有很大的差異。僅筆者所見，杜春耕先生就收藏了三部刻板有異的本子：一為藍色封皮（以下簡稱「藍本」）；一為黃色封皮（以下簡稱「黃本」）；還有一部黃色封皮的殘本（以下簡

雙清仙館本
·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序

稱「殘本」)。此外，筆者近日還將杜春耕先生收藏的三部「雙清仙館本」與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部「雙清仙館本」(以下簡稱「北師大本」)作了對比，發現它們之間也有許多不同之處，現把對勘結果，略述如下：

一、差異之一，是卷首各部分的先後次序不太一致。

(一)「北師大本」：缺扉頁，首為王希廉草書《紅樓夢批序》，末署「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菴氏書於雙清仙館」，下鈐「雙清仙館」陰文章。次為程偉元《原序》；再次為《大觀園圖說》；再次為繡像64幅，每幅都是前圖後花，圖像則配以《西廂記》詞句，中縫則題寫「紅樓夢像」及人名，如警幻繡像題「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」，中縫題「紅樓夢像·警幻」，其後配有凌霄花；寶玉像題「俏東君與鶯花作主」，中縫題「紅樓夢像·寶玉」，後面是紫薇花；黛玉像題「多愁多病身」，中縫題「紅樓夢像·黛玉」，其後配以靈芝草；寶釵像題「全不見半點輕狂」，中縫題「紅樓夢像·寶釵」，後面是玉蘭花；餘類此。然後依次是：《紅樓夢目錄》、《紅樓夢總評》、《紅樓夢問答》、《音釋》。該書正文每頁10行，每行22字。第一頁頂格有「紅樓夢卷一」字樣，第二行下端為「洞庭王希廉雪香評」，第三

行方是回目。其他各卷也都如此。

(二) 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：扉頁題「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」，背面落款為「道光壬辰歲之暮春上浣開雕」。卷首是王希廉草書《紅樓夢批序》，末署「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齋氏書於雙清仙館」，下鈐「雙清仙館」陰文章。次為程偉元《原序》。再次便是繡像64幅，這在次序上便與「北師大本」出現了差異。然後依次是：《紅樓夢目錄》；《紅樓夢論贊》，下署「讀花人戲編」；《紅樓夢問答》；《大觀園圖說》；周綺的《紅樓夢題詞並序》；《紅樓夢總評》，第二行下署「洞庭王希廉雪香」；《音釋》。正文格式、行數、字數與「北師大本」同。

(三) 杜春耕先生所藏「黃本」：扉頁題「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」，背面落款為「道光壬辰歲之暮春上浣開雕」。卷首是王希廉草書《紅樓夢批序》，末署「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齋氏書於雙清仙館」，下鈐「雙清仙館」陰文章。次為程偉元《原序》，再次為《大觀園圖說》，這與「北師大本」同而與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有異。然後是《紅樓夢論贊》，下署「讀花人戲編」，這與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及「北師大本」均出現了差異。《紅樓夢論贊》之後是《紅樓夢總評》，第

序

八

二行下署「洞庭王希廉雪香」。然後是周綺的《紅樓夢題詞並序》。其後方是《紅樓夢問答》、《紅樓夢目錄》、《音釋》、繡像64幅。正文格式、行數、字數與「北師大本」及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完全相同。

(四) 杜春耕先生所藏「殘本」，因殘缺前面部分，無法對勘。

(五) 查閱馮其庸、李希凡主編的《紅樓夢大辭典》，却發現其中所記「雙清仙館評本」，與上述三個版本相比，亦微有差異。茲轉錄於此，以資參考：「雙清仙館評本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。清道光壬辰（1832）年雙清仙館刊本。120回，扉頁題「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」，背面落款為「道光壬辰歲之暮春上浣開雕」。卷首是王希廉草書《紅樓夢批序》，末署「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齋氏書於雙清仙館」，下鈐「雙清仙館」陰文章。次程偉元序，次繡像共64頁，每頁前圖後花，圖像題以《西廂記》詞句，如警幻繡像題：「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」，後面是凌霄花；寶玉像題：「俏東君與鶯花作主」，後面是紫薇花；黛玉像題：「多愁多病身」，後面是靈芝草；餘類此。圖像之後，即為「紅樓夢論贊」，下署「讀花人戲編」。「論贊」之後，是「紅樓夢問答」。之後，就是「大觀園圖說」、「紅樓夢題詞」、

「紅樓夢總評」，下署「洞庭王希廉雪香」，「音釋」，「紅樓夢目錄」。此書正文第一頁頂格書「紅樓夢卷一」，第二行下寫「洞庭王希廉雪香評」，第三行回目。此書頁10行，行24字，每回結尾有回後評，對本回作評論分析，以後逐回如此。」

該詞條沒有注明依據何處或何人所藏版本，難以查核。但由此不難看出，各藏本之間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。至於該詞條所謂「此書頁二〇行，行24字」的說法，有可能是撰寫詞條者數錯了字數，或者是排印時導致的錯誤。

對於以上藏本卷首各部分在次序上存在的差異，筆者電話諮詢杜春耕先生，他認為，這說明「雙清仙館本」當時印量極大，在不同的地方裝訂的本子，次序也是不相同的。這一看法雖然不無道理，但筆者推測還有另外一種可能，因為這些藏本都是現在的收藏者們後來從民間或書店購買的，也許因為年深日久，原來的裝訂綫斷掉了，故而原收藏者或書店購買者重新作了裝訂，因而出現了次序上的差異。此外，「雙清仙館本」翻刻本很多，不同時期的本子，裝訂次序也會出現差異。

二、差異之二，是各藏本上的繡像、寶釵所佩金鎖及寶玉的「通靈寶玉」存在很大的差異。

序

一〇

(一) 杜春耕先生提醒筆者說，他所收藏的幾套「雙清仙館本」，人物肖像及第八回寶釵金鎖的圖形和寶玉「通靈寶玉」的圖形及文字，略有差異。筆者將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、「黃本」及「北師大本」上的金鎖與「通靈寶玉」對比時發現，這三個本子基本一致，但它們與杜春耕先生所藏「殘本」的圖形和字體却不太一樣。

(二) 繡像之間存在很大差異。經筆者仔細核對，發現杜先生收藏的兩個本子，第三幅「黛玉」的繡像存在很大差異。「藍本」的圖像綫條粗，墨色濃；而「黃本」的圖像綫條細，墨色淡。甚至黛玉的服飾及所携花鋤、錦囊、掃把都不一樣。圖像上「多愁多病身」與中縫「紅樓夢像·黛玉」幾個字也有很大差別。「藍本」字大墨色濃；「黃本」字小墨色淡。我又勘對正文，却没有發現什麼不同之處。當我就此現象與杜春耕先生討論時，他認為，這說明當時「雙清仙館本」確實印量很大，所以雕刻了數組不同的版同時印刷。我後來又將杜春耕先生所藏「藍本」、「黃本」與「北師大本」作了對比，發現「北師大本」的圖像與杜先生收藏的「藍本」完全一樣，但杜先生所藏「藍本」和「黃本」上的圖像却差別很大，除墨色濃淡、綫條粗細的共同差別外，每一幅繡像及所配文字也都大不相同。茲舉幾個最明顯的例子：

1. 第一幅警幻的頭型、服裝差別很大。最明顯的，是警幻衣服胸前的花形很不一樣。「藍本」是一朵花，而「黃本」却是幾個小圓圈，且後面所配凌霄花的形狀也不太一樣。

2. 第二幅寶玉的頭型與服飾也有很大差異。「黃本」畫技明顯低於「藍本」，且「俏東君與鶯花作主」幾個字有點歪斜。

3. 第九幅惜春的服飾、頭型差異很大，且「黃本」中縫文字將「惜春」錯成了「浩春」。

4. 第十一幅薛寶琴的服飾差別很大，手中所拿紅梅更有很大差別。且「黃本」中縫將「薛寶琴」錯成「薛寶」，漏一「琴」字。

5. 第二十八幅平兒不僅圖像有差別，「好教我左右做人難」幾個字，無論字體、墨色濃淡，都明顯不同。且「夾竹桃」的「桃」字明顯不是一種字體。

6. 第二十九幅鴛鴦不僅圖像很不一樣，而且「黃本」還將「鳳祇鴛孤」的「孤」字錯成了「狐」字。

7. 第三十三幅鴛兒圖像有差異，最明顯的是「小名兒真不枉喚作鴛鴦」，「藍本」連寫兩個「鴛」字，而「黃本」却將後面的「鴛」字用兩個黑點代替。

序

一二

8. 第四十八幅春燕圖像有差異，「藍本」中縫「春燕」的「春」字上少一橫。「黃本」將「管什麼拘束親娘」的「束」誤為「束」。

9. 第五十三幅萬兒頭型大異，「鬧中取靜」四字及中縫「萬兒」的字體都很不一樣。

10. 第五十六幅芳官面相大異，尤其是眼睛差別很大。「藍本」配詞是「芳心自警」，「黃本」却是「芳心自驚」。

11. 第六十四幅劉老老面相大不一樣，「黃本」中縫「老老」二字明顯小於「劉」字，而「藍本」這三個字却一樣大。

對於這一現象，杜春耕先生認為就是印刷量大重刻版而導致的，但細審杜先生所藏「黃本」，筆者則認為該書為其他書坊的翻刻本或者說是盜印本。因為該藏本的圖像水平低劣，顯係一畫技不高之人臨摹正版「雙清仙館本」的產物，而且文字、人名均出現了錯別字及漏字現象，證明並非王希廉本人所為。對此，我在電話中與杜春耕先生探討時，他也不否認這一可能性。總之，無論杜先生的推斷正確，還是筆者的猜測符合實際情況，却都證明「雙清仙館本」在當時確實是很受讀者歡迎的一個本子。

豈止當時，在「雙清仙館本」問世後的百餘年間，該版本的翻刻本

就一直不斷出現。甚至後來的一些書坊在刊印其他《紅樓夢》評點家的評語時，也不得不將他們的評語與王希廉評語附在一起刊印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自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雙清仙館刊印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之後，翻刻、合刻王希廉評語的版本便成爲《紅樓夢》評點本的主流，僅現存的本子，就有二十餘種之多。茲據一粟《紅樓夢書錄》及馮其庸、李希凡主編的《紅樓夢大辭典》等工具書，將這類版本列舉如下：

1. 聚珍堂本《繡像紅樓夢》，光緒二年（1876）刊本，王希廉評。
2. 翰苑樓本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，光緒三年（1877）刊本，王希廉評。

3. 藝居樓本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》，光緒三年（1877）刊本，王希廉評。

4. 上海同文書局石印《增評補圖石頭記》，光緒十年（1884）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此本後又有廣百宋齋鉛印書局印本。

5. 同文書局本《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》，光緒十年（1884）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6. 《增評繪圖大觀瑣錄》，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鉛印本，王希廉、

雙清仙館本
· 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雙清仙館本
· 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一四

姚燮合評。

7. 《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》，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、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上海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8. 古越誦芬閣本《石頭記》，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刊本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

9. 《增評補圖石頭記》，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上海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

10. 上海書局本《繡像全圖金玉緣》，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11. 《繡像全圖增批石頭記》，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

12. 桐蔭軒本《全圖增評金玉緣》，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石印本，蝶蕓仙史依據王希廉等人評語評訂。

13. 求不負齋本《增評全圖足本金玉緣》，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14. 求志齋石印《全圖增評石頭記》，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蝶蕓仙史依據王希廉等人評語評訂。

15. 阜記書局本《繪圖石頭記》，宣統元年（1909）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

16. 《全圖增評金玉緣》，民國二年（1914）上海石印本，蝶齋仙史依據王希廉等人評語評訂。

17. 同文書局本《增評加注全圖紅樓夢》，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上海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18. 文明書局本，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、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、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19. 江東書局本《評注加批紅樓夢全傳》，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20. 鑄記書局本《原本重刊大字全圖石頭記》，鑄記書局石印本，王希廉、姚燮合評。

21. 萬有文庫本《石頭記》，1930年商務印書館鉛印，王希廉、張新之、姚燮合評。

如此衆多的翻刻、合刊本，充分證明了王希廉評語所具有的藝術感染力。尤其是王希廉、姚燮合評本問世後，其他的本子幾乎盡皆變成

雙清仙館本

· 新評繡像
紅樓夢全傳

序

廢紙。誠如吳克岐在《懺玉樓叢書提要》中所說：「考《紅樓夢》最流行時代，初爲程小泉本，繼則王雪香本，逮此本出而諸本幾廢矣。」「程高本」的問世，是《紅樓夢》的第一次大普及。「雙清仙館本」的出現，則帶動了普及、評論、閱讀《紅樓夢》的新高潮。歷史的淘汰，民衆的選擇，是衡量一切的重要標尺。

三

行文至此，便牽涉到了「雙清仙館本」所依據的底本問題。對此，王希廉並未說明，祇是在《紅樓夢總序》的「摘誤」處說了這樣一段話：「余所閱袖珍，是坊肆翻版，是否作者原本，抑係翻刻漏誤，無從考正。」雖語焉不詳，但其中所謂「翻版」、「翻刻」，即可證明王希廉所據以評點的底本，肯定不是「程甲本」。學術界持「程甲本」說的人，不知是否曾經注意到王希廉的這一番話？若注意到，此說自然就難以立足了。那麼，認爲是「東觀閣本」的說法又如何呢？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。筆者就此問題與杜春耕、曹立波二位進行了討論。杜春耕先生認爲，「雙清仙館本」既然在《繡像紅樓夢全傳》前冠以